

荀子集解

荀子卷弟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

臣王先謙集解

王制篇第九

請問爲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

不以官之次序若傳說起版築爲相也

罷不能不

待須而廢

須須臾也○盧文弨曰須俗本誤作頃宋本元刻並作須先謙案罷謂弱不任事者荀書多以賢罷對舉

王霸篇無國而不有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非相篇君子賢而

能容罷正論篇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

是也成相篇基必

施辨賢罷與此同

元惡不待教而誅

不教而殺謂之虐唯元惡不教誅之也

中庸

民不待政而化

中庸民易與爲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成之後也○都懿行曰中庸民言中等平常之人賈誼

過秦論所謂材能不及中庸義與此同史記改作材能不及中人亦得其意王念孫曰元惡中庸對文中庸下不當獨有民字

此涉注文中庸民而衍韓詩外傳無民字分未定也則有昭繆

釋讀爲穆父昭子穆言爲政當分未定之

時則爲之分別使賢者居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都懿行曰二語難曉楊氏說亦不了韓詩外傳四同先謙案楊說是也此卽下文所謂以類行雜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先謙案宋台字與下文一律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此也字似當有

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屬榮也之欲反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先謙案姦事姦說苟自解在非十二子及儒效篇言亦說也能亦事也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反側不安之民也職而教之謂使職之而待之也棄謂投四裔之比也。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五疾瘡痏跛躄瘻者侏儒各當其材使之謂若謹督修聲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官爲之施設所職而增入官字今案官者任也。職官者用也。選職臣官施而衣食之猶言任用而衣食之王霸篇云論德使能而官施之尤其明證楊注誤才行反時者死無赦夫。

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

天德天覆之德○王念孫曰王者上當有是字是王者之政也乃總承上

文之詞下文是王者之人也是王者之制也是王者之論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是字則語意不完韓詩外傳有是字

聽政之大分

○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台州本提行

以善至者待之以

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

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曰聞

王

念孫曰名聲曰聞本無聞字日本作白名聲白者自明也顯也

名聲顯著於天下也致士篇曰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

之事卑矣文正與此同貴名白卽名聲白也樂論篇曰名聲於

是白光輝於是大堯問篇曰名聲不白徒與不眾光輝不大皆

其證也名聲白天下願二句相對爲文若於上句內加一字則

句法參差矣此因白字譌作白後人不得其解故於口下加聞

字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順謂人皆願

凡聽

論聽聽政也威嚴猛

厲而不好假道人

厲剛烈也假道謂以寬和假借道引人也

則

下畏恐而不親周閉

而不竭

隱閉其情不竭盡也○都懿行曰竭者舉也

若是則大

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

弛廢也遂因循也春秋傳曰遂繼事也下既隴情不敢論說則大事近於弛廢

之遂威嚴猛厲則小事不復闢白故曰遂王念孫曰遂讀爲墜
墜與弛義相近下畏恐而箝口則百事墮壞而上不得聞故大事近乎廢弛小事近乎失墜也下文曰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墜厭頤義與此相承也正論篇曰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遂亦讀爲墜公傳記所下述在國二作深正義曰墜歸至墮猶厭歸至墮石經論譯本不題不題地漢書王贊謂不至於廢弛墜失也廢易即廢弛
事君道歸臣道內之謂也俞樾曰說文遂亡也小事殆乎遂謂近乎失也正論篇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亡以遂亡準文此古義之幸存者楊不得其義而曲爲之說先謙案王愈並引正論篇爲說彼以廢易遂亡四字連文廢易二義則遂亡亦二義不得訓遂爲亡王讀遂爲墜說較長注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肯字各本譌有據宋台州本改正和解調通謂寬和不拒下也凝定也凝止謂定止其所凝止之不可也。謝本從盧校作凝止也盧文弨曰正文也字宋本作之都訛行日按此今官人中之和事者也偏好假借辭色開通道路以誘進人令皆歡悅故下遂云姦言竝至嘗試之說鋒起而無所底止也凝當作凝止定之貌見詩桑柔傳及儀禮士昏等注苟書凝字古本必皆作疑今改作凝經典亦多

改凝人皆知凝不知疑矣莊子用志不紛乃疑於神今亦改凝其音則疑魚乙切凝魚陵切古音必陵切說文以凝爲俗冰字唯詩膚如凝脂正宜作凝爾雅作血脂可證矣王念孫曰宋呂錢本作凝止之世德堂本同作之者是也解藏篇云以可以知

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文

義正與此同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試論之鋒起謂假借他事試爲之也莊子曰嘗

之說鋒起嘗試之說謂假借他事試爲之也莊子曰嘗

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多也傷傷政也○先

講論則不周治故法諭案詩闔宮箋大東極東疏大者廣遠

字義同故法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議謂講論也雖有法度而不能

所不至者必廢也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富

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必隊其職而

不及者必隊隊與壓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

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

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劉台拱曰注先解聽後解衡職之衡當作職之衡此涉上文職字致誤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

盡也

類謂比類○先謙案無法者上羣書治要有其字

無常法

偏黨而無經聽之辟也

無經謂

也辟讀爲僻

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

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

則其政息○盧文弨曰注兩則字宋本

無先謙案亂生上羣書治要有而字

分均則不偏

分均謂貴賤敵也分扶問反○王念孫曰偏讀爲偏言分既均則所求於民者亦均而物不足以給

之故不偏也下文曰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

正所謂不偏也偏偏古字通說見墨子非攻篇

執齊則不

壹眾齊則不使

此皆名無差等則不可相制也

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

立而處國有制

制亦謂差等也

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

是天數也

天之數也執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

澹讀爲蹠既無等級

則皆不知紀極故物不能足也

爭則必亂亂則窮矣

物窮竭也先王惡其亂也故制

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

本也

使物有餘而不窮竭書曰維齊非齊此之謂也書呂刑言維齊一者乃在不齊以詭有差

等然後可

以爲治也

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

馬駭於車中也

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

駭政不安

上之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

惠恩惠也○都懿行曰惠

者順也注訓恩惠失之夫馬駭而脈憤靜以鎮之則馴矣人駭而圖反順以術之自安矣故鞭箠不加於奔馳而誘木不絕於堯年昔蘧伯玉治衛子貢問何以治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則靜之惠之之說也選賢良舉篤敬與

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猶將無益也

曲當謂委曲皆當當丁浪反○盧文弨曰猶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盧文弨曰宋本

小節下有非也二字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

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

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史記衛聲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

侯卒子嗣君立韓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重以雍己也乃貴薄疑以蔽如耳尊魏妃以擣泄姬曰以是相參也又使客過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其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此皆計數之類也○盧文弨曰所引韓子見內篇說上篇號魏妃作魏姬汝回遣之作汝因遣之

未及取民也未及也取民謂得

民心得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爲政也

禮記曰子產猶眾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之也○俞樾曰

楊注以取民爲得民心於義甚晦殆非也老子曰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河上公注曰取治也此取字亦當訓治取民言治民也管仲爲政者也未及修禮也

言未及教化也○謝本從盧校爲政修禮下俱有者字王念孫

日元刻未及爲政未及修禮下皆無者字宋龜本同是也此兩者字皆涉上下文而衍韓詩外傳羣書治要及文選永明十一

年策秀才文注引此皆無兩者字上文未及取民也亦無者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者字

故修禮者王

爲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

士卒也

僅

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

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

如器之上溢下漏空虛可立而待

王引之曰溢滿也漏之言流

也字或作盪澑謂雁曰盪澑竭也方言曰盪澑也滌極也郭璞

日滌濶極盡也月令曰竭澤漏池淮南本經篇竭澤而魚高注日竭澤漏池也漏池卽所謂澑陂池也澑漏古同聲

故滌濶或謂之滌漏本經篇又曰禹疏三江五湖流注東海鴻

水漏九州乾亦謂鴻水涸也上溢而下漏

卽是上富而下貧楊說溢漏二字皆未了

入不可以守出不可

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衆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衆

敵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

人謂賢人與謂與國也強國之術則奪人地也奪之人

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

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

用強力勝人

非知彊道者

人之城守人之出

戰而我以力勝之也。

俞樾曰出當爲士字之譌也

古書士出二字每相混史記五帝紀稱以出集解引

徐廣曰出一作士淮南子繆稱篇其出之誠也

新序襍事篇出

作士竝其證也守必以城戰必以士人之城守人之士戰正相

對成文士謬爲出義不可通矣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惡

出義不可通矣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

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出戰

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

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

民日不欲爲我鬪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

功少

累憂也雖守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

者守謂地也守國以地爲本故曰守者所以守者謂所以守地之人也○俞樾曰上以字衍文是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與上文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正相對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交接連結也既

弱也

故諸侯皆欲相連結怨讐而不忘與之爲敵。本多作壞。交接言壞其與己交接之道也。都懿行曰：接者續也。懷交接謂私相繹交接怨謂連續修怨。注非是。王念孫曰：諸侯莫不懷交接爲句壞壞古字通隴。論鑑諸侯不敵壞壞記鑑贊。權德對楊後說以壞交接連讀是也。前說以懷交接怨連讀失之。俞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王氏謂當從後說非也。疑怨字當在交接二字之上。本作諸侯莫不懷怨交接而不忘其敵。懷怨交接猶云匿怨而友其人也。故不忘其敵。傳寫奪怨字而誤補之。接字之下耳。先謙案都司彊大之間承彊大之敝此彊大之殆時也。○唐文說是也。

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王引之曰：彊大當爲彊也。遜彌道謂所以致彊之道。卽下文所謂以王命全其力。縱其德也不知此道而務以力勝則務彊而反弱。卽下文所謂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故曰知彊道者不務彊也。下文云是知彊道者也。正與此句相應。又云是知霸道者也是知王道者也。皆與此句相應。此篇大旨皆言王道霸道彊道之不同。故此文云知彊道者不務彊也。兩彌字亦上下相應。則彊下之字作道不作大明矣。今本作彊大二字。蓋涉上文三彊大而誤。楊云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用也。其計也。則所見本已誤作彊大。

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定其德謂不輕舉也。王念孫曰慮猶大氏也言知彊道者不務以力勝人大氏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也議兵篇曰諸侯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謂敵國又曰焉慮率用賞慶刑罰教誥而已矣謂大兵則越漢書貴誦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帝制而爲天子之事是其證矣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

是知彊道者也

無王霸之主則無

國常勝主或衍字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

便備用

備用足用也左傳曰無重器備。王念孫曰楊訓備用爲足用便足用之語不詞且與田野倉廩不對余謂備

用二字平列備說文本作苟字從用從苟省𠀤音淮南修務篇

注云備猶用也故或謂之器用或謂之器備便備用猶言便器用耳使備用三字本篇凡三見與田野倉廩對文者二與功苦

完利對文者一其見於儀效篇者則與規矩準繩對文見於富

國篇者亦與田野倉廩對文皆以二字平列先謙案王說是矣苟書多言械用罕言器用便備用猶言便械用耳議兵篇云械

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強械用兵革厭構不便利者弱械用便利

正與便備用同意以下文辨功苦勤艱微嗣尚完利便備用互

證之而義益明

案謹募選閔材伎之士

案發聲謹嚴也募招也謹募猶重募也選閔掠擇也材伎武藝

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俞樾曰幕乃纂字之譌毛詩猗嗟篇舞則選兮韓詩作舞則纂兮是纂與選聲近義同故此以連文纂選皆具也說文人部饌具也食部饌具食也選與饌並從與聲纂與饌並從算聲於義得通閱亦具也說文門部闢具數於門中也小爾雅廣詰閱具也是纂選閱三字同義古書往往有之襄三十一年左傳繕完費牆繕完葺一義也楚語蓄聚積貯蓄聚積一義也竝其例也案謹纂選閱材料之士質言之止是具材料之士耳纂誤爲幕楊注曰幕招也非古義矣管子心術篇纂選者所以等事也今本皆作幕選誤與此同說詳管子然後漸慶賞以先之漸進也言賞也。○郝懿行曰漸子廉切讀若漸民以仁之漸其訓清也浸也深染入也楊注几漸皆訓進故多失之嚴刑罰以糾之。○先謙案下文賞慶刑罰對文則此亦當作刑罰各本罰誤賞據宋台州本改正存亡繼絕衛弱禁舉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并讀爲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說讀爲悅下同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疏矣見賈偏反元刻疏下無之字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之字所以說之者

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

道

行下孟反信謂使人不疑

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

無王者則

霸主常勝也○王念孫曰天下無王霸主本作天下無王主上文說彊者之事云天下無王霸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霸主則彊者常勝也此文說霸者之事云天下無王主句則常勝矣言天下無王主則霸者常勝也王主二字之間不當更有霸字蓋涉上文王霸主而衍楊不知霸字之衍而讀天下無王爲句霸主則常勝矣爲句

具見則句法與前不合

閔王毀

於五國

史記齊湣王四十年樂毅以燕

趙楚魏秦破齊湣王出奔莒也

桓公劫於魯莊

公羊傳柯之盟

齊桓公爲魯莊公曹沫所劫也

無它故焉非其道而慮之以王也

不行其道而以計慮

爲王所以危亡也

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

眇盡天下盡天下

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也○郝懿行曰眇古妙字古書皆以眇爲妙苟書亦然注皆失之周易眇萬物而爲言今亦改爲妙矣古無妙字王念孫曰諸書無訓眇爲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其仁感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

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

漢書王良傳眇然高遠之意文選文賦志眇眇而歸雲李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下耳若懷

唐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三

其仁感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先謙案都王二說並道

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

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

其道可以服人。先謙案

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二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

王者之人

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

所修飾及舉動必以禮義。王念孫曰飾讀爲飾歸解讀以言動作

必以禮義自飭也楊

聽斷以類

所聽斷之事皆得其善類。謂輕

分飾動爲二義失之聽斷以類

所聽斷之事皆得其重得中也。

先謙案類法也。說

見非十

二字篇明振毫末振舉也言

必見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

是王者之人也

原本也知爲政之本

王者之制

說王者制度也

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

論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久遠

難信法不貳後王言以當世

之王爲法不離貳而遠取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

不雅茲已解上謙案見儒效篇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人徒謂士

喪祭械用皆有等宣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也○王念孫

此官皆備禮樂之宜儀與等義相近周官大司徒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典命曰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位大行人

日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皆是也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制度數與等儀義亦相近哀公篇曰人有五儀有

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謂人有此五等也堯以儀爲儀法亦失之

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

舉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絲畫績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

舊謂三事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復三代故事則是

王者之論論謂論說賞罰也盧田反○先謙案楊說非論亦當讀爲倫倫者等也言爲君者能行此政則是王者之

等也下文云此五等者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以王者之政爲一等與此可互證儒效篇人論臣道篇人臣之論王氏念

孫皆讀爲倫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而於此失之失言各當其材

位民無幸生幸僥倖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析

原禁悍而刑罰不過

析分異也分其原惑之民使與凶悍者異也

深也○王念孫曰析原二字義不可通當從韓詩外傳作折暴
序之誤也折暴與禁悍對文下文曰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
富國篇曰不足以禁暴勝悍皆以暴悍對文則此亦當作折暴
禁悍明矣楊不得其解而爲之詞又下文抃急禁悍防淫除邪
抃急二字語意不倫當亦是折暴之誤下文暴悍以變姦邪不
作正承此文而言則當作折暴禁悍又明矣楊云抃當爲析急
當爲原亦失之又曰析當爲折折之言制也辟則猶折
剖析都願注韻指則原讀爲原說文原韻黠也言制策
黠之民使畏刑也作原者借字耳余前說改原爲暴未確
剖析之說以聽微妹劄確則誣權吓數欵據據此惟又下文
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抃亦當爲折急卽原之誤百姓曉然皆知
前改急爲暴亦未確
題羅邦鱗諱諱誠諾百姓曉然皆知

夫爲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
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

定論不易之論論不易則人知沮勸也

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等賦賦稅有等所以爲等賦及政事裁制

萬物皆爲養人非貪利也財與裁同○劉台拱曰所以字當在
財萬物上王念孫曰之下當有法字王者之法乃總目下文之

詞下文是王者之法也正與此句相應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二字連讀陽云風雲旗旆將帥以爲等號富正民事以成萬物而養萬民也財者成也賦見楊讀王者之等不征稅也禮記幾作譏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石絕水爲梁所以取魚也非時則禁及時則發禮記曰燔祭魚然後漁人入山林也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也或讀爲征衰初危反○盧文弨曰齊語正作相地而衰政韋昭注云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政爲之輕重政理條理也貢任土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之遠近而致貢百里納銓之類也○王念孫曰小雅信南山傳曰理分地里也謂貢以遠近分也上句相地而衰政衰與分義相近楊說未確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畱貿遷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爲錯移轉也言通商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不隱謂端其才力也不疾苦其勞謂奔來王也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幽深也閒隔也言無有深隔之國不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
也。先謙案富國篇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苟書多用趨使字或
疑使當爲便非人法效

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

可以長人也師者亦使師長也言爲政如此乃

之者也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

海謂荒晦絕遠之地不必至海

水也走馬吠犬今北地之大大也。盧文弨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注走馬下當有脫文先謙案謝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注

地字各本脫據

宋台州本增

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

翻大鳥羽齒象齒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齋丹干丹砂也蓋一名丹干謂

爲研胡旦反或曰丹丹砂也干當爲玕尚書禹貢雍州珠琳琅玕孔云石而似玉者爾雅亦云西北方之美者有珠琳琅玕焉皆出西方此云南方者蓋南方亦有也。王念孫曰楊前說以丹干爲丹砂未知是否後說以干爲琅玕非也琅玕不得但謂之玕正論篇云加之以丹研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爲樹琅玕龍茲華觀以爲實丹研卽丹干也旣言丹研又言琅玕則丹干之千非琅玕明矣

東海則有紫絳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

紫絳未

詳字書亦無紝字當爲𧔗郭璞江賦曰石𧔗應節而揚葩注云石𧔗蟲形春則生花蓋亦蚌蛤之屬今案本草謂之石決明陶云俗傳是紫貝定小異附石生大者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古以𧔗貝爲貨故曰衣食之𧔗居怯反○盧文弨曰注𧔗元刻作𧔗同今從宋本王引之曰下文云中國得而衣食之則紫紝爲可衣之物魚鹽爲可食之物較然甚明紫與茈通管子輕重丁篇昔萊人善染練茈之於萊純錙綢綷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是東海有紫之證紝當爲紩右傍谷字與去相似之繩繩韃韃却葛精曰繩繩曰繩韃韃葛禹貢青州厥貢鹽繩海物惟錯有繩則有紩矣管子輕重丁篇東方之萌帶山負海漁獵之萌也治葛繩而爲食言以葛爲繩紩也是東海有西裕之證紫與紩皆可以爲衣故曰中國得而衣之楊注大誤之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繩皮孔云貢四獸尾文旄謂染之爲文絲也

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

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繩皮孔云貢四獸

之皮織皮今之罽也旄旄牛

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

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爲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

物皆盡其美而來爲人用也

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

飾謂車服養謂

食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郝懿行曰
大當也楊注以變通裁制萬物爲言亦卽大治之意詩云
萬物爲言亦卽大治之意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
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荒大也康安也言天作此高山使興雲雨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
彼大王作此都文王又能安之也

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於雜也

行於一人則萬人可治

也皆謂得其樞要也

始則

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而天下以衰矣

始謂類與一也

終謂雜與萬也

言以此道爲治終始不窮無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舍此則亂也衰初危反○王念孫曰始終二字泛指治道而言下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義亦同也始非謂類與一終亦非謂雜與萬也

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

始猶本也言禮義本於君子也

爲之貫之積

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

言禮義以君子爲本君子以習學爲本貫習也積重之謂學使委積

重多也致極也好之言不倦也○王引之曰君子之始也之始二字蓋涉上三之始而衍此言禮義爲治之始而爲之貫之積

重之致好之者則君子也故君子又爲禮義之始下文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仍是此意此承上文君子爲禮義之始而申言之則君子下不當更有之始二字楊故天地生君子君

云君子以積學爲本則所見本已衍此二字故天地生君子君

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德也民之父母也

參謂與之

相參共成化育也總領也○盧文弨曰俗本又有要也二字宋本元刻皆無

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

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始則終終則始與天地同理與萬世同久夫是之謂大本

始則

終終則始謂一世始言上下尊卑人之大本有君子然後可以長久也○盧文弨曰注謂一世始句有誤疑當作謂治世也

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

此已下明君子禮義之治爲之制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

淫放也下一之義皆同○盧文弨曰注之治舊作之始謂王引之曰師旅二字後人以意加之也此言祭祀賓客喪紀之事而

師旅不與焉故楊注但言喪祭朝聘而不言師旅則本無師旅二字明矣

責賤殺生與奪一也

使民於恩義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第一也

使人一於農農士士工工勤沮

商商一也

於職業

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

謂識長禽獸有知而無生謂性識

義

○荀子行日釋詁知者匹也詩曰樂子之無知此草木有生無知之說也揚注加謂性識是已蓋因有

性識然後有四偶故此二義兼之乃備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也

亦且者言其中亦有無義者也○盧文弨曰亦且二字乃謂異於禽獸注誤

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

人何以能羣曰分

無分則爭分則不能羣也

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

和

○荀子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也○謝本從盧校作曰以義虛文

是也曰義與曰分對文疊疎謂裁斷也○王念孫曰元刻無以字株膜明則不當有以字宋本有以字者涉上兩以字而衍先謙案

元刻是今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依王說改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

而居也

物不能害所以安居故序四時裁萬物說見非十二子篇兼利

天下無它故焉得之分義也以有分義故能治天下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能以皆謂能善能使人爲羣也君者善羣也善能使人爲羣也羣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羣生皆得其命安其性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殺生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日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新伐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時謂有常服謂爲之任使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鰐鼈魚鼈鱠孕別之時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國語里革諫魯宣公日魚方別孕韋昭曰自別於雄而懷子也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毒藥毒魚之藥周禮雍氏禁澤之沈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者

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汙停水之處謹嚴也故魚鼈優多而百姓

有餘用也用謂食足之外可用貿易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

姓有餘材也山無草木曰章聖王之用也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

順天

時以養地財也錯于故反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上言聖王之用使天地萬物皆得其所

○王引之曰塞備二字義不相屬備當爲滿字之誤也讀淳熙

誦淳熙讀歸婦尤貳翻似極似滿字之誤也讀淳熙上察於天下錯於地而言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者近所及者遠也神明博

大以至約言用禮義治化雖神明博大原其本至簡約也○先

謙案詳文義以當爲而與上三而字相配反復言之

故曰一與一是爲人者謂之聖人此爲人者則謂之聖人也○先

謙案與讀爲舉現上言以一行萬是上之一也喪祭朝聘

一舉一富國篇云故曰上一則下舉一富國篇云故曰上一則下矣義可互證揚注未晰

序官謂王者序官之法也○先謙案樂論篇云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

太師之事也則序官是篇名上文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等語及各篇分段首句類此者疑皆篇名應與下文離析經傳寫雜亂不可考矣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宰膳宰爵主掌也饗食饗宴也周禮膳夫之屬有庖人獸人皆掌犧牲一曰爵官爵也言膳宰之官爵掌犧牲之事者也○俞樾曰楊注二說皆未安以爵爲主掌則既言主掌不必更言知矣以爵爲官爵則下文司徒司馬何獨不言爵乎今以下文例之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上二字皆官名則宰爵二字亦官名也周官天官序官鄭注曰宰主也然則宰爵者主爵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秦官之有主爵殆本於古之宰爵乎其所掌爲列侯故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無不與知考主爵中尉所屬有掌畜令丞正合古制矣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者徒以周官之膳宰說此文遂失其解

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百宗百族也城郭謂其小大也立器所立之器用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立器言五方器械異制皆知其數不使作奇伎奇器也○先謙案注奇器各本奇作之據宋台州本改正

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丘爲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乘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或曰白當爲百百人也○郭懿行

日乘白似不成文。白蓋句字形近之譌。周禮四王爲甸注云。甸之言乘。詩曰維禹甸之甸卽乘也。故此言乘甸矣。劉台拱曰。管子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又七法篇以教卒練士擊敵眾。白徒尹注云。白徒謂不練之卒無武藝。呂氏春秋決勝篇。與卿官在人四卒成衛。曰。伯是百人爲伯也。誰之伯。兵數篇曰。將軍之卒行伍。鍵之附。敵國之附。況相昭二十一年左傳不死伍。乘大刑也。彼言仇乘猶此言乘伯也。隱元年傳。繕甲兵。具卒乘。波言甲兵卒乘。舊此言甲兵乘伯也。作白者借字耳。次記伍雖。鑿燧。燔𦥑。惟餉。餉乘乃車。乘非四丘爲甸。之甸或謂白爲甸之誣。尤非。棘嗣之鑿。駒。柯。燧。鑿脩憲命。憲法之命所以表示人也。謂若以樂國子中和正肅孝友之類也。

審詩商

詩商當爲誅賞字體及聲之誤故樂論篇

曰。其在序官也。修憲命。濟誅賞。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或曰。盧文弨曰。注中謂誅賞三字各本皆脫。今案文義補。王引之曰。商讀爲章。商古字通牒。諧賦。稿續。故韻齡。建州。左篇作商。商太師掌教六詩。故曰審詩。章賈子輔佐篇曰。觀民風俗審詩。商命禁邪音。息淫聲。語意略與此同。則詩商非誅賞之誤明矣。且誅賞非太師之職。而商賞聲相近。樂論篇之誅字恐轉是後人所改。楊謂誅賞其所屬之功過者。曲爲之說耳。陳競。詞叔注。

禁淫聲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謂不
禮之使也

禁淫聲

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慢謂不
禮之使也

聲鄭云淫聲鄭衛之音也

以時順脩

謂不失其時而

脩之順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

正聲也大師樂官之樂謂蠻夷之樂

長大讀

脩隄梁

隄所以防

通溝澗

溝澗皆所以通水周禮十夫

曰太

滄澗上有道

鄭云溝廣深各二尋深二仞也

行水潦

行巡行也下孟反

謂不使漏溢

以時決塞

旱則決之水則塞之不使失時也

歲雖凶敗水旱使民

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

艾讀爲刈

相高下視肥境序五種

高下原陽也五種黍稷

稷豆麻麥觀其地所宜而種之境若交反省農功

勤情而勸之謹蓄藏嚴謹

以時順脩

使農夫樸力而寘能治田之事也

使農夫敦朴於力穡禁其它能也治田田畯也

林鄭注周禮憲表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鼈百索

百索上所索百物也。林鄭行

日樸與朴異樸木素也樸力寘能謂力作樸素技能寡少故專治於田事脩火憲

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二月無焚山

也主表其刑禁也百索者求也百物供民求索皆是注以索爲上索非是王引之百索二字義不可通索當爲素字之誤也百索卽百蔬富國

篇曰華榮百蔬魯語曰能殖百穀百蔬作素者借字耳升令日取蔬食管子禁藏篇曰果蓏素食是蔬系古字通楊望文生義而非其本旨以時禁發禁謂爲之厲禁發謂許民采取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

師之事也

屈竭也虞師周禮山虞澤虞也

順州里

使之和順

定崖宅

崖謂市內百姓

居也定其分界不使相侵奪也

都路行日塵宅皆謂邑里

之居在市曰舍在田曰廬此以塵宅故言則塵在市宅在邑

養

六畜勤人養

閒樹藝

樹藝種樹及桑柘也閒之使疏密得宜也

代謂田分上中下三等歲一易之三歲而舊更代休息美惡同

之詳見周禮地官及漢食貨志王念孫曰閒與閑同雅閑習

也謂習樹藝之事

勸教化趨孝弟

勸之使從教化趨之

也先譙案王說是勸教化趨孝弟

使敦孝弟適諭爲促

以時順

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

鄉師公卿也周禮鄉老

二鄉公一人鄉大夫每

鄉鄉論百工論其巧拙月令曰物勒工名以考工記曰

一人論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也

審時事天有時地

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辨功苦功謂器

月令曰監工日號毋悖於時皆審其時之事也

辨功苦之精好者苦謂濫惡者韋

略日功堅苦麤也

尚完利完堅也利謂便於用

若車之利轉之類也

便備用使雕琢

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

專造私也

相陰陽

相視也陰陽謂數也占

祓兆

古占候也。祓陰陽相侵之氣赤黑之祓是其類也。

先

謂幽兆或曰兆萌兆謂望其雲物知歲之吉凶也。

鑽龜

陳卦

鑽龜謂以火爇荆葦灼之也。陳卦謂揲蓍布卦也。

主

攘擇五卜攘擇攘除不祥擇取吉事也。五卜洪

範所謂曰雨日霽曰蒙曰知其吉凶妖祥僨巫跋擊之事也。

擊讀爲現

曰驛曰剋言兆之形也。知其吉凶僨巫跋擊之事也。

僨巫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

祓令州里除不屬也。○余越曰採乃塚字之誤方言曰塚秦晉

之間謂之塚是也。清者說文广部廁清也急就篇屏廁清潤冀

士壤字亦作圓玉篇口部圓閑困也。蓋塚墓之間清潤之處皆

穢惡所積聚故必以脩而謹治之也。楊注非

之平室律

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皆不使容姦人

繫律當爲肆字之譌。室謂廬舍如市樓候館之屬是也。肆謂廬

肆如粟帛牛馬各有行列是也。故下遂云以時順脩使賓旅安

而貨財通治市之事見周禮地官

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財通

曰賓客之

事非治市者所掌且與通貨財無涉賓當爲貢字之誤也說文
賓行賈也從貝商省聲今通用商字考工記通四方之珍異以
資之謂之商旅鄭注曰商旅販賣之客也月令曰易閼市來商
旅納貨賄故曰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王霸篇商旅
安貨財通是其明證矣諺作歸附颶今經傳以商代賓商
行而賓遂廢此貢字若不誤爲賓則後人亦必改爲商矣治市
之事也此皆周禮野處氏之職今云治市蓋七國時設官不同
治市之官兼掌道路不必全依周禮制據當時職事言
之正其治受其會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也治市
之朴急禁悍朴當爲折急當爲恩已解上也先謙案朴當爲折說見上
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舉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
而時稽之稽計也考也周禮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而
勞論其慶賞以時慎脩使百吏免盡而眾庶不偷冢宰之事也
○唐文昭曰自度其功勞下至末各本皆無注文虎耳免盡之
免與勉同漢書薛宣傳宣因移書勢免之谷永傳閭免通樂皆
以免爲勉王念孫曰免盡當爲盡免與勉同盡勉皆
勉也勉與偷對文君道篇曰賞免罰偷幹辦既辭辭論禮樂
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

隆高繁文理一天下振毫末。先謙案言雖毫末之微必援而也。此荀子論治之要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家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

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

○先謙案與上文知此三具者相應具具

者王霸存亡之具。具具也。王霸篇云：然後養五葉之具具也。句義與此同。

用萬乘之國者威彊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也。王念孫曰：與讀爲舉。說辭舉皆在此而不在乎人也。下亡不在也。魏晉注解言其制文制與在我亡乎人同。

王霸安存危殆滅亡制與在我亡乎

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鄰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

○先謙案縣天下言

能縣衛天下爲四海持平也。說詳彌國篇。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

盧

文弨曰案天下齊於暴國而黨爲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渠與遠同

事同行無害爲堯

○先

謀秦方言黨知也

楚謂之黨吾所不欲

欲與桀同事而無害爲堯爲時晚矣

功名安危所繫當在國家

間暇之日也舉堯桀者聖君暴君之極也

議兵篇以桀誣堯天

論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正論篇有執尋是非功名之所就也

無害爲堯有執榮無害爲桀並堯桀對舉誤也

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

○俞樾曰墮字義不可適當作隨字之誤也隨從也言非存亡安危之所從也

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渝殷赤心之所行

○郝懿行曰歲

皆盛也言全盛之日孟子所謂國家間暇乃是時明政刑之日也下殷之日同先謙案釋詁渝樂也渝殷者當殷盛之時而渝

樂素問風論注赤者心色也赤心者本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

心不雜貳禮記檀弓疏所謂處所不同誠以其國爲王者之所

亦王以其國爲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

無有所偏而爲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

○郝懿行曰此云案以下云安以安案字

亦同荀書多用安案爲語助辭如它書焉字於字之例唯案兵

之案與按同按者抑也止也縱橫當作從衡古書皆然荀書亦

必作從術俗安改之先謙案殷之以觀夫舉國之相卒也。愈

日與王霸篇清之日句法一律。德曰

卒當作猝國語晉語戎夏交猝韋注曰
猝交對也彼云文猝此云相猝義正同

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爲是之日而兵剗天下勤矣。

○先謙案此句與下名聲剗天下之美矣權者重之。

天下之美矣相配爲文勤上

當有之字刺讀與專同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爲是之日而名聲剗天下

審節奏砥礪百姓乃語詞上文云案平政教

審節奏砥礪百姓與此文一律可證爲是之日而名聲剗天下

之勤矣權者重之。○先謙案下兵勤名聲美皆承上言之

兵者

勤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先

謙案夫猶彼也言如此則彼堯舜所以一天下無以加之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

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勤城固敵國案自訛

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僻越也。○盧文弨曰僻

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體此而天

下服舉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也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尊矣○郭嵩焘曰承上文王尊之人言彼所有之人已爲我尊也

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舉禁憚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鬪者與○謝本作孰能王引之曰就字義不可通當是孰字之誤孰就字相似又補校云呂本就正作孰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呂本安以其國爲是者王殷之曰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閭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修飾而物

用之足也。

先謙案厭然猶安然說見儒效篇之字荷

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

毀折之中原

刻作日月下此同

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

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辭越之中野我今將畜

積并聚之於倉廩材技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
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

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

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

相親愛也

先謙案莊子人間世釋文厲疾也重言之日厲厲頓讀曰敦詩頓邱爾雅釋丘作敦丘是其證禮樂記

敦樂而無憂注敦厚也重言之曰敦敦頓頓猶敦敦相親厚之意也

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爲是

者窮立身則從傭俗事行則遵傭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

盧文弨

曰句韻懿行曰傭與庸同庸者常也詩云昊天不
備韓詩作庸是庸傭通下云則庸寬惠此庸訓用之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

○先謙案荀書多以之爲其富國篇以奪之財以奪之食以難其事二之字與

其連文亦訓爲其王霸篇之所與爲之者之人以下二之字同

如是者則安存

○盧文弨曰僅免於危亡而已

立身則輕橫事行則譎疑進退貴賤則舉佞倪

○郝懿行曰橫與苦同謂施惡也譎者明也謂喜明察而奸狐疑也倪與睨同亦與悅同謂喜

近小人也脩身篇有佞兒字則倪與兒同當訓爲倪謂諂佞谷

悅也先謙案倪蓋兒字後人加人旁耳說見脩身篇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

○王念孫曰呂本作好取侵奪錢本無取字盧從呂本案取

與侵奪意復且不訛作好侵奪者是也上文云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富國篇云雖好

取侵奪猶將寡獲也可見荀書自有此語錢本無取字者亦疑

爲不訛而刪之耳古書不當刪

改謝本從盧校有取字今仍之

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橋暴事行

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

○盧文弨曰宋本有一人字衍元刻無先謙案故亦詐也

說見王霸篇

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

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

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具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爲相縣也亦遠矣。○盧文弨曰篇末自具具而之餘故不注耳

荀子卷弟五

一

荀子卷第六

唐登仕郎守大司馬

評事楊

惊注

臣王先謙集解

富國篇第十

萬物同字而異體

同生字內形體有異

無宣而有用

雖於人無常定之宜皆有可用人之理必

在埋得其道使之不爭然後可以富國也。

爲人數也

王念孫曰無

宜而有用爲人爲一句數也爲一句爲讀曰于歸而通序古

言萬物於人雖無一定之宜而皆有用於人數也數也

云者猶言道固然也

芻穀者

芻穀者芻穀不勝數也與下文

生也對文楊以爲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爲義故失之

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爲義故失之

人數也四字連讀而下屬爲義故失之

芻穀者猶言道固然也

芻穀者芻穀不勝數也與下文

芻穀者芻穀不勝數也與下文

芻穀者猶言道固然也

芻穀者芻穀不勝數也與下文

芻穀者芻穀不勝數也與下文

芻穀者猶言道固然也

芻穀者芻穀不勝數也與下文

芻穀者芻穀不勝數也與下文

意之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謂也。執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謂也。

福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說讀爲悅若競其性情而無分則民心奮起爭競而不可悅服也

如是則

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

由於任智

功名未成

成則羣眾未縣也

有功名者居上無功名者居下然後羣眾既無縣隔則未

未縣則君臣未立也

既無縣隔則未有君臣之位也

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

天下害生縱欲

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於各縱其欲也。先謙案承上縱欲不窮申言之

欲惡同

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

同物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是賢愚

同有此情也無君上之制各恣其欲則物不能贍故必爭之也

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

技工

非注而能不能兼技雖能者亦不兼其技功使有分也謂梓匠輪輿各安其業則治雜之則亂也

人不

能兼官

皆使專一於分不二事也謂若夔典樂稷播種之類也

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

分則爭

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爲物所困也此言不羣則不可羣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爭者禍

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

此已上皆明有分然後可以富國也

彊弱

弱也知懼患也民下達上少陵長不以德爲政

德謂教化使之知分義也

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

老弱不能自存故憂失養壯者事業謂勞役

惡職業謂官職及四人之業也必使各供其職各從所務若無分則莫不惡勞而好逸也

如是則人有樹事

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患於樹立己事而爭人之功以此爲禍也

男女

之合夫婦之分

合配也分謂人各有偶也婚姻娉內送逆無禮

婦之父爲婿之父爲姻

言婚姻者明皆以二人之命也聘問名也內讀曰納紳幣也送

致女逆親迎也○盧文弨曰娉說文聘也匹正切廣韻云娶也

後人入詩作平聲娉婷說甚注作聘今字

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

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爲之分也知如字知者謂知治道者又讀爲智皆通

足國之道

明富國之術也

節用裕民而善減其餘

裕謂優饒也善減其餘謂雖有餘不耗損

而善藏之○盧文弨曰臧古藏字正文從古注以今文解之楊氏往往如此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

禮裕民以政

以禮謂用不過度以政謂取之有道也

彼裕民故多餘

人得優饒務於力作故多

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

易謂耕墾平易

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

所出穀實多也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

法取謂什一也以禮節用謂不妄耗費也

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之

以言多之極也夫君子奚患乎無餘以

子憂不足○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

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

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

名實皆美

此無它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

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

耕種失時也

田瘠以

穢則出實不半

不得其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寘獲也而或以無禮

節用之

謝本從盧校節作而盧文弨曰元刻作無禮節用之王念孫曰元刻是也上文云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

用之謂相以禮節用與此三句正相反是其證羣書治要
正作以無禮節用之德金本解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則必
有貪利糾譎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

孫曰糾收也譎讀爲擣縫取也言貪利而收取之也信二年左傳注云糾收也方言云擣捐選也自爛而西秦晉之間凡取物之上謂之擣捐淮南要略覽取擣掇高注云擣取也卽上文之好取侵奪也楊注於貪利外別生支節矣

此無它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

弘覆如天又順於德是乃所以寬裕汝身言百姓與足君孰不足也盧文弨曰宋本正文并引不廢在王庭句注無解今依元刻去之注百姓與足二句又見弟二十卷注中不必定依今論語改此文稱尺證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先謙案上言裕民

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

以政下結云夫是之謂以政裕民

大丈夫禪冕

朱爲質也衣冕猶服冕也諸侯玄襷衣冕謂上公也周禮公之服其餘爲禪禪之言卑也以事尊卑服之諸侯以

下亦服馬鷺冕
緜冕皆是也
辟寢其腰中故

謂之素積也
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

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

君子用德

小人用刑量地而立

國謂若王制天子之
縣內九十三國也

計利畜民謂若周制所出畜萬二千五百家度人

力而授事謂若一夫受田百畝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

足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掩

利也掩覆蓋也出入相掩謂量入爲出使
蓋不泛絕也王念孫曰爾雅曰弇同也方言曰掩同也周頌執競傳曰奄同也弇奄掩掩竝通出入相同謂不使出數多於入數也楊訓此之謂有稱之術數也故

自天子通於庶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

無幸生此之謂也

上下所爲之事皆以稱數推之故無微幸之徒無德而祿謂之幸位游而食謂之幸生也

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半猶除也謂省商賈之數謂使農

夫眾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也此以攻優饒民之術也先謙案羣書治要句末有也字

人之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窮故無分

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爲大而人君者所以管

分之樞要也樞戶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

美謂美其有分

之安之貴之三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

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

以分割制之

以等差異之故使或美或惡

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

美謂褒寵惡謂刑戮厚薄貴賤也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也

○王念孫曰下二句本作或佚樂或劬勞對今本樂上勞上又有兩或字卽涉上文而衍據楊注云在位則佚樂百姓則劬勞則正文

本作或佚樂或劬勞明矣羣書治要同非特以爲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

仁謂仁人也言爲此上事不唯使人瞻望自爲夸大之聲

將以明仁人乃得此文飾言至賁也通仁人乃得此順從言不
違其志也。愈樾曰聲字衍文荀子原文蓋作非特以爲淫泰
夸麗也因也字誤作之後人妄加聲字耳下文云非特所以爲
淫泰也句法與此同是其證先謙案此言先王將欲施仁於天
下必先有分割等異乃可以明其文而通其順若無分剖等異則無文不順卽仁無所施矣楊注非故爲之雕琢
刻鏤黼黻文章玉謂之雕亦謂之琢木謂之刻金謂之鏤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
黼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不求使人觀望也古亂反之草。盧文弨曰不求其觀言非以此爲觀美也。爲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和謂和氣餘謂過度而作鄭衛者也爲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德謂君上之德輕重尊卑也外謂峻宇雕牆之類也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棫樸之篇相質也亹亹勤勉之貌言雕琢爲文章又以金玉爲

質也亹亹勤勉爲善所以綱紀四方也與詩義小異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重多也直用反非特

以爲淫泰也固以爲王天下

先謙案王天下王字無義此自屬人君言不得更言王天下王當

爲一字之誤也儒效王制王霸君道彊國諸篇屢言一天下非十二子篇云一天下財萬物長養人民兼利天下語意正與此

同亦作一天

治萬變材萬物

材與裁同。先謙案非十二子儒效王制富國諸篇並作財萬物材

疑當爲財

書治要

作裁王制篇一作裁

篇作兼利天下以文義推之兼利是也利制形近而譌王霸篇云罔者天下

之制利用也楊注制術字耳制利因相似誤衍卽其證爲莫若

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

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爲

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

知讀爲智。先謙案羣誠美其書治要兩知字並作智

厚也故爲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

厚恩厚也出死

借判也言判其死亡也覆蓋藏也斬丁亂反。唐文弨曰正文末一也字各本俱缺今依上下例增先謙案宋台州本不缺也

字羣書

治要同誠美其德也故爲之雕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

養其德也

有德者宜備
蓄衛文節也

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

天帝帝也

親之

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而愉者

愴歡。王念孫曰：愉讀爲偷，偷

上當有不字出死斷亡而不偷

者民皆死其君事而不偷生也楊所見本已脫不字故誤以偷

爲偷，偷之偷下文爲之出死斷亡而偷，偷上亦脫不字王霸篇

日爲之出死斷亡而不偷羣書治要引作不偷足正此篇之誤

楊不知偷爲古偷字反以不爲術文謬矣說文偷薄字本作偷

從心俞聲爾雅佻偷也小雅鹿鳴傳作佻偷也周官大司徒則

民不偷桓七年公羊傳注則民不偷坊記注不偷於死亡釋文

竝音偷漢繁陽令楊君碑不偷祿求趙亦與偷同

篇韻譜鵠鵠爲偷，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鵠，人題詣

人所改也此篇之出死斷亡而不偷若

非脫去不字則後人亦必改爲偷矣

無它故焉其所是焉誠

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

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多故親愛之也。先謙案

羣書治要詩曰我任我輶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

謂也詩小雅黍苗之篇引此以明百姓不憚勤勞以奉上也鄭

將車者有牽傍牛者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以歸矣○盧文弨曰注末宋本作云可歸哉故曰君子以德

小人以力

君子以德撫下故力者德之役也

力者德之役也

力爲德所使役

百姓之力

待之而後功

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

王念孫

者功也

論語加備待之而後功功者成也言百姓之功待君而後成也

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和聚安長與功

相對爲文是功爲成也爾雅曰功成也大戴禮盛德篇曰能成

德法者爲有功周官豪人乃入功于司弓矢及繕人鄭注曰功

成也管子五輔篇曰大夫任官糾事官長任事守職士修身功

材言修身成材也莊子天道篇曰帝王無爲而天下功言無爲

而天下成也先謙案王說辨矣然此功字不訓成王訓功爲成

則百姓之力訓爲百姓之功上文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二

方字又豈能訓爲功乎今案待之而後功者待之而後有功也

有功爲功苟書自有此語王霸篇事至伏而功彊國篇不煩而

功君道篇君子篇不動而功臣道篇反然後功下文使而功及

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

用者之功也義並與此同

百姓之羣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

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

皆明待君

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尊相殺也

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

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

古者有此

語引以明之也。今之世而不然。先謙案而猶則也見釋詞。

厚刀布之歛以奪之財

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闢市之征

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闢市之征以難其事

苛暴也。征亦稅也。苛闢市之征

出入賣買皆有稅也。使貨不得通流故曰難其事。

不然而已矣

不唯如此而已

有掎挈伺詐權

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

有讀爲又掎摭其事挈舉其過伺候其罪詐僞其辭顛倒反覆也。靡

盡也。敝敗也。或曰靡讀爲糜。糜散也。敝盡也。少儀國家靡敝拜文亡皮切正義亦有靡散一訓。

百姓

曉然皆知其汙漫舉亂而將大危亡也

汙漫皆穢行也。漫莫半反

是以臣或弑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它故焉

人主自取之上無恩德故下亦傾覆之。先謙案羣書治要向

弼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爲己利節忠節也。此皆由耕田使

未有也字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詩大雅抑之篇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先謙案此明分與掩地表畝掩地謂

上明分使羣同義耕田使

士相掩表明也謂明其經界使有畔也○王引之曰掩地二字
義不可通掩疑掠之譌說文掠理也擴羅一切經音義十四掠
轔音掠地表畝謂理其地表其畝也掠字俗書作掠與掩相似
而誤楊云掩地謂耕田使土相掩迂回而難通矣刺史殖穀古草字
刺史殖穀刺絕也史多糞肥田是農

夫眾庶之事也守時力民

守時敬授人則

進事長功

進其事業長其功利

和齊百姓使人不偷是將率之事也

將率猶主領也

若今宰守

道前後皆言農事而此云是將率之事楊注曲爲之說未爲得

也蓋古之爲將率者其平時卽州長黨正之官周官州長職若

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鄭注曰掌其戒令賞罰則是於軍因爲師帥賈疏曰云因爲師帥

者若眾屬軍吏別有軍吏掌之何得還自掌之故知因爲師帥

也但在鄉爲州長已管其民在軍還領己民爲師帥卽是因內

政寄軍令也又黨正職注曰亦於軍因爲旅帥族師職注曰亦

以軍因爲卒長以是推之間胥卽爲兩司馬比長卽爲伍長夏

官序官疏曰閭胥以下雖不言因爲義可知是也此云將率卽

指州長黨正之屬從其在軍之名而稱之曰將率正見內政軍

令之可通楊注未達斯旨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

天下之事也。是天下豐穰之事，非由人力也。王念孫曰：天下事而言之，當作天之事。不旱不水，寒暑和節，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爲。故曰：是天之事。正對下文是聖君賢相之

事而言。今本天下之下，乃涉上文下者而衍揚曲爲之說，非

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

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盧文弨曰：此南宋本提行今案當連爲一條。墨子

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

王念孫曰：昭昭小也。种暉吟賦

子之所見者小也。故下文曰：夫不足非

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虹鵠鶴鶩鶴鶩鶩鶩鶩

也。非公共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

墨子弟子仕於衛

之則畝數益一歲而再獲之。

蓋當時以盆爲量考工記曰：盆實

而反子曰：何故？反曰：與我言而不當。日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獲讀爲穗。

然後瓜桃棗李一本

數以盆鼓。

一本一株也。鼓量也。禮記曰：獻米者操量鼓數以盆

有此果實。盧文弨曰：注以盆下亦當有鼓字。各本皆脫。

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葷，辛菜也。

以澤量言滿澤也猶谷量牛馬然後義與上同。郝懿行曰葷菜亦葷耳必別言之者士相見禮夜侍坐間夜膳葷請退可也鄭注葷辛物葱薤之屬食之以止臥玉藻膳於君有葷桃然後荀注云葷薑及辛菜也然則葷菜先於百蔬固有說矣然後

六畜禽獸一而刺車

刺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

鼈鼉魚鼈鰐鱠以時別一而

成羣

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以時別謂不夭其生使得成遂也一而成羣者每一類皆得成羣

然後飛鳥

雁若烟海

遠望如烟之覆海皆言多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閒

昆蟲蚯蚓蛇范屬也除大物

之外其閒又有昆蟲萬物鄭云昆明也得陽而出得

陰而藏之蟲也○盧文弨曰注蟠字誤疑本是蟠字可以相食

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

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

先謙案朱台州本有衣去聲三字

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各本無

也先謙案此二句與上文同苟反復申重以明墨之非以文義求之不足上不當有有餘二字此緣上文兩有餘而誤衍

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

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隨

之也說不免焉

非將隨毀墨子論說不免如此。先謙案不免者言其實如此也正論篇云然則以湯武爲弑

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正與此文反對

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

天子諸侯將蹙然

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

墨子言樂無益於人故作非樂篇無若樂則人情憂戚故曰憂戚而非樂也

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

瘠奉養薄也奉養既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乎言皆由不顧賞也夫賞以富厚故人勸勉有

足則功勞者而與之麤衣惡食是賞道廢也莊子說墨子曰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也大惑郭云

耕而食饔飧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盧

蔽無潤也義與瘠同蔽苦角反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

人徒省官職省所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

謂君臣並耕而食饔飧若

殢而治若文昭日舊本正文俱作則

上縣屬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盧

若 是 則 不 威 不 威 則 罰 不 行

下縣屬故得以法臨馭若君臣齊等則威不立矣○盧

賞罰不行賞孚衍今則

賢而退不肖所以進

行 則 不 肖 者 不 可 得 而 退 也

賢而退不肖所以進

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

不可置於列位而廢置也

○先謙案上言賢不肖則此能不能就一人所短長言之解蔽

篇云材官萬物注官謂不失其任又云則萬物官矣注謂各當其任無差錯也此官

字義亦同注似未晰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

失地利中失人和

貲罰不行賢愚貫故有斯敵也

天下敖然若燒若焦

放讀爲焚

若燒若焦言萬物寡少如焚若燒然

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嘗菽飲水惡能足之

乎

喟與歎同

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先謙案此句文義自在若燒

若焦下倒惡音烏

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

裝文法

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

皆猶包也

不威不強

之不足以禁舉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銅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

銅與形同必將芻豢

稻梁五味芬芳以塞其口

塞猶充也

然後眾人徒僥官職漸慶賞

漸進

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舉皆也是于猶言于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舊本俱作于于反將注語互易誤甚今改正下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

故其罰威其罰可畏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

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

渾渾水流貌如泉源言不絕也渾戶

本本汎汎如河海汎讀爲滂水多貌也

暴舉卒起之貌言物多委積高大如丘山也

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

下大而富使而功

大謂爲泰優泰也使謂爲上之使也可使則有功也。謝本從盧校作使有功劉台拱曰

使有功當作佚而功形近而譌也王念孫曰宋呂錢糴本竝作使而功元刻作使有功盧從元刻非劉說是也王新篇守至約而詳事至佚而功是其證彊國篇亦云佚而治約而詳下文勢苦頻萃而愈無功正與佚而功相反元刻作使有功者涉注有

功而誤先謙案劉王謂有當爲而是也改使爲佚非也大而富承上萬物得宜言使而功承上賞行罰威言文義甚明不煩改字正論篇易使則功難使則不功尤爲此使而功明證下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勞苦頓萃言墨道如此非佚字對文也今從宋本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瑤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詩周頌執競之篇毛云喤喤瑤瑤皆聲和貌權權歌也簡大也鄭云反反順習之貌反復也○盧文弨曰管磬瑤瑤增元刻作磬筦將將案說文作管磬楚贊今從宋本又注反復也宋本與毛傳合元刻作反復之也非又此處宋本與下分段今不從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曰爭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卽非鬪也既上失天時下失地利則物出購雖以鬪爲非而日日爭競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必寡雖尚儉而民彌貧物不能勞苦頓萃將無益也鄭注禮記云愀然變動貌也○王念孫曰頓如困頓之頓管子版法篇頓卒怠倦以辱之尹注曰頓卒猶困苦王褒洞龍賦桀蹶蹶博僵以頓頓頓卒頓萃竝與頓頓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憎莫懲嗟此之

謂也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薦重也瘞病也
惜曾也懲止也嗟奈何薦或爲荐

垂事養民

惠也。盧文弨曰宋本連上條今案當分段愈樾曰垂猶委也說文女部姪諉也垂之爲委猶姪之爲諉也爾雅釋

言謹諉累也孫炎曰楚人曰謹秦人曰諉是謹諉疊韻二字義同垂之與委猶諉之與諉也垂事養民者委事養民也言委置

其事以養民也下文曰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正與此垂

事養民相反又曰垂事養譽不可苟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垂

事者卽所謂垂事養民也遂功者卽所謂進事長功輕非譽而

恬失民也然則垂事

拊循之呢嘔之

拊與撫同拊循者謂撫摩矜憐之也呢嘔嬰兒語聲也呢於佳

之義可見矣楊注非

拊循之呢嘔之

呢嘔者玉篇廣韻竝云小兒語也上於佳切下烏侯切二字雙

聲蓋爲小兒語聲慈愛之也史記韓信傳說

項王言語呢嘔其意正同呢嘔卽呢嘔也

冬日則爲之餧粥

進燧古人珍之今登萊人煮大麥粥云食之止渴

又祛暑必大麥者小麥性熱大麥味甘又性涼也

以偷取少頃

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

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

姦人爲治偷取其譽

僕

盡人力貌說文云僕終也要時趨時也務勉強也謂以勞役強民也僕子勞反要一餽反。郝懿行曰僕與僕音近義同其訓皆爲終也此言勞役不恤民力經始卽欲要終趨時亟也先謙

案二說皆非也文選魏都賦僕轡起李注嘈與僕古字通據此

儻然卽嘈然也廣雅釋諸嘈聲也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埤蒼云嘈嘈眾聲也儻然猶嘈嘈紛雜之意

進事長功

益上之輕非譽而恬失民括安也言不顧下之毀譽而安然忘於失民也

事進矣而百

姓疾之事雖長進而百姓怨是又不可偷偏者也

言亦不可苟且偏爲此勞民之事也。先謙案

不可二字衍文上言是姦治者也此言是又偷偏者也二語相應偷偏上不得有不可字明矣此錄下文兩不可字而誤重據

楊注所見本已衍不可二字徒壞墮落必反無功

雖苟求功利旋卽毀壞墮落必反無成功也。謝本

從肅校作徒壞盧文弨曰徒壞元刻作徒壞先謙案元刻是從壞墮落相配爲文作徒者徒之譌耳今從元刻

故垂事

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

以用。先謙案言二者皆不可也

故古人爲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渴使民謂役使民也宛讀爲蘊蟲蟲渴傷

暑氣也詩日蘊隆

者也或曰宛當爲奧篆文宛字與奧字略相似遂誤耳奧於六反熱也

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

後時

皆謂量民之力不使有所傷害事成功立上下俱富

○郝懿行曰富與福同古字通用詩云何

神不富富卽福也此文不爲富言故知爲福上云夏不宛竭

而

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爲之出死斷亡

而愉者無它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

均平均辨明察也○郝懿行曰辨與偏同

古字通用荀書辨多同辨宜訓治楊氏不明假借之義每以
辨别爲訓往往失之此辨又爲偏之假借當訓周偏而云明察
其失甚矣王霸篇治辨之辨又與辨同王念孫曰辨讀爲平平
辨古字通若堯典平章之爲辨章平秩之爲辨秩是也隨胡姬
辨贊忠與信調與和均與辨皆同義楊以
辨爲明察則與均異義矣先謙案王說是故君國長民者欲趨

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

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人者威乎刑罰

自故君國長民已下其義未詳亦恐

脫誤或曰累解嬰累解釋也言君國長人欲趨時遂功者若和
調而使嬰累解釋則民速乎急疾言效上之急不後時也若忠

信均辨則民悅乎慶賞若先責己而後責人則民畏乎刑罰累
音類解佳賞反說讀爲悅。王念孫曰速乎急疾威乎刑罰下
皆當有矣字與說乎賞慶矣對文愈樾曰累解與相調皆二字
平列訓爲嬰累解釋非其義矣儒效篇曰解果其冠楊注引說
苑蟹螺者宜未爲證痼謂累解與蟹螺一也彼從虫而此否者
書有繁簡耳蟹螺列爲累解猶和詞亦可云調相也說苑以蟹
螺汚邪對文則蟹螺之義殆猶平正矣

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景喬三德謂調和累

解忠信均辨正己而後責人也誠乎上謂上誠意行之也猶讀爲嘗或曰三德卽忠信調相均辨也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謂也

書東詰懋

勉也言君大明以服下則民勉力爲相調而疾速以明效上之急也。盧文弨曰元刻作惟民其勤懋和若有疾與今書同案

注則宋本爲是今從之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誅而不賞則勤屬之民不勸

屬也者謂著於事業也屬之

作屬者是也屬勉也羣書治要作勤勵勵卽屬之俗書則本作屬明矣屬與屬字相似而誤據所據並據館藏張氏本作

該作驛並楊

曲爲之說非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不一其類謂賞

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爲險險譏微幸免罪苟且求賞也。先
謀案類法也說見非十二子篇羣書治要儉作險與楊注合
作壹與下同故先王明禮義以壹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

之先謙案晉詩韋注次行

節服慶賞以申重之申亦重也再令日申時

時其事謂使人趨時不奪之

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

也輕其任謂量力而使也

潢然兼覆

之養長之如保赤子

潢與滉同潢然水大至之貌也○先謙案說文潢積水池詩武夫汎汎鹽鐵論孫役

篇引作武夫潢潢是潢卽汎借字說文汎水涌光也水大則涌而有光故以爲比

若是故姦邪不作盜

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

爲善者也化善化而平易可行其

塞固其政令一

其所尤塞民心者固其防表明設防標表

故曰上一則下

一矣上二則下二矣

先謙案羣書治要一二作壹貳

辟之若少木枝葉必類

本此之謂也

辟讀爲譬字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

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國家也王念孫曰取天下矣保社稷也危國家者也今本或作矣或作也文義參差不協當依文選五等諸侯論注所引改正

觀國之治亂臧否至於疆易而端已見矣易與場同端首見賢遍反其候微支繚候斥候微巡也支轡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其竟關之政盡察竟與境同盡察極察言無不察是亂國已亂國多盜賊姦人故用苛察之政也郭嵩焘曰候微支繚多疑而煩苦竟關之政察折利而苛細知此之爲亂可與言治也

矣先謙察郭說是楊注淺陋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露是貪主已露謂無城郭牆垣王貪財民貧力不足故露也盧文弨曰露元刻作路古通用今從宋本王念孫曰楊未解露字之義露者敗也謂都邑敗壞也方言曰露敗也莊子漁父篇曰田荒室露濟策曰百姓罷而城郭露並與此都邑露同義露字或作

路又作潞說見管子振罷露下

卷之二

三

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惑是閭主已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不惑所親

閭故姦人多容也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須孰盡察俗謂風俗取謂賦斂與謂賜與計數計算也須待孰極察然後行言不簡易急於貪利者也。俞樾曰俗當爲屬聲近而譌也下文又曰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可證俗字之譌楊氏不據以訂正而曰俗謂風俗失之須字無義乃順字之誤禮論篇曰非順孰脩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亦以順孰遠文是其釐順與須形近而誤楊注非其禮義節奏也芒輶侵貉是辱國已禮義節奏謂行禮義之節文芒昧也或讀爲荒言不習孰也輶柔也亦怠惰之義侵與慢同格不堅固也辱國言必見陵辱也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禮其卿相調議是治國已安難不觀選雅也其朝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惑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屬其於貨財

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

不汲汲於貨財也

其於禮義節奏也陵謹盡繁

是榮國已

陵侵陵言深於禮義也謹嚴也言不敢慢易也。虛

案郭意當作陵然則陵謹義相近郭懿行曰陵懷雙聲懷

懼之貌與謹義近文選甘泉賦注引服虔曰凌兢恐懼貌也然

則凌兢陵謹亦雙聲字義皆可通釋言凌兢也釋文引埤皆云

凌慄也然凌益凌之或體字凌陵又皆假借字耳經典此類古

無正文大抵義存乎聲讀者要必明爲假借斯不惑矣楊注望

文生訓以陵爲凌則謬矣先謙案王氏念孫云陵嚴密也說

見致士篇節奏下注解爲禮之節文是也樂論篇云比物以飾

節合奏以成文郊氏懿行云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樂

記節奏合以成文禮

義節奏亦同此義賢齊則其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

雖舉在至公而必先親故

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化而懇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之功已

躁舉急之人也。王引之曰躁讀爲剝剝謂狡

猾也方言曰剝剝也秦晉之謂曰猶楚謂之剝剝與躁古字通

商子恐令篇曰豪傑躁心私交疑農之民韓子南度篇曰聰智

不得用其詐險躁不得廟其佞說疑篇曰躁詐之人不敢北面

立談又曰躁佻反覆謂之智皆其證也汙與脩相反悍與學相

反覆與惑相反是躁爲狡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微徵驗言其精之義非皋急之義也

不隆禮則兵弱上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

則兵弱漸將率不能則兵弱率與上好功則國貧

民不得安業

唐校作上好攻取功盧文弨曰元刻無攻取二字王念孫曰案

錢佃校本亦云上好攻取功諸本作上好功案諸本是也上文

以不隆禮不愛民對文以已諾不慶賞不漸將率不能對文

此以好功好利對文則不當有攻取二字宋本攻節功字之誤

又衍一取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諸本改正

上好利則國貧賦斂重也士大夫眾則國貧

所謂三百赤芾盧文弨工商眾則國貧農桑日元刻作赤茀古通用

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百姓與足君孰不足故田野縣

國貧不爲限量物耗費垣築牆四周以藏穀也穀

鄙者財之本也垣窮倉廩者財之末也垣窖也掘地藏穀也穀

藏日倉米藏日

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

廩窮也教反

時和得天之初氣謂歲豐也事業得敘耕耘得其次序上不奪農時也等賦以差等制賦貨財皆錢穀通

名別而言之則粟米布帛
日財錢布龜貝日貨也
而時斟酌焉謂賦稅徵課
而時斟酌焉謂賦稅徵課間謂物課時斟酌
而上不憂不足下對文則下字上不應有天字天當爲夫字之
誤也苟書夫俱訓彼此篇選見夫下者彼下也自上文故明主
貴下言之故云彼下後人習見天下以天下爲誤而改之而於
文義未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詳審也苟書夫俱訓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減古藏字
言上下不相隱。鄭懿行曰此富字用本義藏當作減古藏字
也先謙案上文兩言無所減之楊注以言多之極也得荀子文
意此文兼言上不憂不足故云交無所減之意與上同注云上下不相隱非也
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孰而陳積有餘無食菜之
慈行曰有餘謂有九年之蓄禹治水八年於外至十年而後平
顧千里日後下疑脫七年之後四字承上故禹十年水湯七年
旱言之楊無注宋本
與今本同蓋皆誤是無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
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國蹙蹙傾
伐其本竭

其源而并之其末

顧千里曰末下是脫離之其流四字承上知本末源流之謂也言之楊無注宋本與今

本同蓋告誤

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

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貪是愚主之極也

以一固扶助之

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貪也。王念孫曰持載也中庸曰辟如地之無不持載是也楊說持字未確說載字尤非見下先謙案夫是之謂至貪與上句意不貫且如上文所云其爲至貪甚明無煩贅文貪疑爲貪此言觀國之貧富有微伐本竭源覆

亡立見故雖倉廩實府庫滿而謂之至貧也貧貪形近而誤

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

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

也

皆以貪失之也君人者亦可以覺矣

以此自覺

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

此言無道則雖大必至滅亡有道則雖小足以獨立也

凡攻人者非以爲名則案以爲利也不然則忿之也

凡攻伐者不求討亂

征舉之名則求貨財土地之利不然則以忿怒不出此事也爲子偽反。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仁人

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

用爲也行

抗隆高

抗舉也。舉崇高遠大之事。王念孫

曰案楊說仇字之義非是仇者極也廣雅曰亢極也乾文言曰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周易解卦曰亢龍也宣三年左傳可以

亢龍杜注曰亢極也漢書五行志曰兵革抗極亢抗字異而

義同施此年歲不以作耕也謂之亢極也

高猶言致隆高仲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榮文理也

篇曰致隆高慕尼篇曰非致隆高也非榮文理也

期當爲恭極文理

文理皆其證矣致忠信期文理謂其有條貫也

期當爲恭極文理謂其有條貫也

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紳條也謂編麻爲之羅繩

之履也或讀爲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紳條也謂編麻爲之羅繩

與之爭名言名過王公也

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載猶任也以國委任賢士則天下莫能隱匿其國者尤大也

若是則爲名者不攻也

伐有道

名故將辟田野實倉廩使備用

先謙案備用猶械用說見王制篇

上一下心三

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

遠舉縣軍於遠也極戰苦戰也

不攻將辟田野實倉廩使備用

彼舉國欲與我如此則不可也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觀舉而動也

王念孫曰楊誠保固視

可爲一句非也此當讀境內之聚也保固爲句保安也言境內之聚既安且固也視可午其軍可字因上文不可而衍視午其軍取其將若撥還者午觸也言境內之聚安固則視觸人之軍取人之將若撥還也俞樾曰王氏謂可字衍文視字當屬下讀改然彊國篇亦有視可司間之文舊說恐未可先謙案見可而進文義自明俞說是也

午其軍取其將若

撥還午讀爲遭遇也周禮邊人職云朝事之邊其實趨蕡鄭云趨熬麥今河間以此者種麥賣之名曰趨據鄭之說趨麥之牙蘖也至脆弱故以喻之若撥還如以手撥還也還音豐○盧文弨曰此本鄭康成周禮邊人注彼種字作穜此注宋本元刻俱作穜穜二字古今互易此穜麥依古義正穜多耳郝懿行日午者逆也彼來而此逆之取其將若撥還者熬麥曰趨見邊人注熬乾煎也今謂之燉蓋麥乾煎則質輕脆弱故撥去之甚易苟義當然邊人注又云今河間以北者種麻賣之名曰趨逢逢當音蓬今江南人蒸穫未曝乾燉之呼米蓬與鄭義合知蓬古音如蓬也蓬謂蓬然張起此後鄭義與先鄭異楊注既引先鄭於義已足而并蔓引後鄭又改其日蓬者爲趨且云據鄭之說趨麥之牙蘖也二鄭皆無此義楊氏不知而妄測之皆郢書燕說耳俞樾曰古義每存乎聲趨既音豐卽可讀爲豐尙書顧命篇敷坐豐席校氏傳曰豐莞正義曰釋草云莞荷蘿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爲莞用之爲席也王肅亦云豐席莞然則豐者蒲也蒲之爲物至脆弱故以手撥之至易也字本宜作

豐從麥旁作達乃古文假借
字楊泥木字爲說故失之
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愈
撲日藥當讀爲療說文疗部療治也或作療古書每以藥爲之
大惟板篇不可救藥韓詩外傳作不可救療毛用段字韓用正
字耳藥傷卽療傷也楊注曰藥猶醫也雖得其義未得其字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爲利者不攻也。愛己之爪牙畏
于僞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與我爲仇敵爲反國也。郝懿行曰慎卽謹也謂謹持此義注每禮節將甚文珪
謙慎爲順今亦不能悉正讀者以類求之可也。禮節將甚文珪
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文謂敬事之威儀也。珪璧所以說之者
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所以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說音稅。郝懿行曰雅者正也。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
後人雅俗相懶則謂嫋雅史記司馬相如雍容嫋雅彼苟有人
是也。荀書雅字多對鄙野而言此云雅文卽文雅耳。彼苟有人
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王引之曰忿之當
則爲名者不攻也。則爲利者不攻也下文云爲名者否爲利者
否爲忿者否皆其證今本爲忿作忿之者涉上文誰能忿之而

誤

論

說

之

說

之

說

之

說

之

說

之

說

之

說

之

說

之

說

之

說

之

爲名者否爲利者否爲忿者否

否不攻也
爲于僞反則

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

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爲箕箕翼二十

之乘東雜騎箕尾而比於列宿亦其類也或曰禮記百年曰期

願鄭云期要也願養也○盧文弨曰盤石卽磐石旗翼以其行

度之多天官書亦有旗星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接

起而治之

或曰按

然後也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

兼人

不唯持其所有而已

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此之謂也

曹風戶

持國之難易

論守國難易之法也○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事強暴之國難使

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賣則貨賣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

則約定而畔無日

約已定隨卽畔之無日言不過一日文子作約定而反無日也

割國之鎰銖

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狀十乘之重爲銖入兩爲鎰此謂以地

賂強圉割地必不多與故以鎰錄言

之獸一占反轉詩外傳作荆國之驕車以賂之也。盧文弨曰
案今本說文云銖權十分黍之重也以禾部云十二粟爲一分
十二分爲一銖訂之則當爲權十二分黍之重也楊云十分
重爲銖蓋用許說而轉寫脫誤八兩爲錙又用禮記儒行鄭注
與說文六銖異王引之曰八兩爲錙用鄭氏儒行注也案二十
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竝稱古人言錙者
其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荆國之錙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
曰錙倍錙曰鍾與鄭注八兩曰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
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鍾之器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鍾謬義
謬雖譌錙換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鍾八銖也一切經音數字
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鍾二銖則錙又以上二銖爲錙此數
之少者也此文及儒行皆以錙銖並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
六銖曰錙爲正訓鄭注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王念孫曰韓
皆以八兩爲錙失之

於義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

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富

爲長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

單盡也國舉謂盡舉其國與人富

在上文則貨寶

要繫於頸也寶謂珠玉中可寶者

負戴黃金而

遇中山之盜也雖爲之逢蒙視謔要撓脰君廬屋妾由將不足

以免也

逢蒙古之善射者謔與屈同要讀爲腰撓曲也

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脰言俯伏畏懼之甚
也君廬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言
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劫奪也○盧文弨曰逢蒙視
不敢正視也不必引善射人淮南子有龍蒙目視語君廬句
有訛字洪頤煊曰逢疑作蓬下當脫疑字郝懿行曰逢蒙疊韻
字也此等語言古來或無正字往往但取其聲王念孫曰逢蒙
視微視也淮南本作龍蒙目卽視也今本衍視字辨見修務
篇又賈子勸學篇有風室視鈴牀譌作風蓬聲相近蚩蒙聲相近
近淮南謂之龍蒙皆微視之貌劉台拱曰君廬屋妾君疑作若
言謔要撓脰若廬屋之妾也漢書鮑宣品望之傳皆有蒼頭廬
兒注謂官府之給賤役者所居爲廬因呼爲廬兒先謙
案逢蒙視王說是謔要撓脰楊說是君廬屋妾劉說是故非有
一人之道也謂不能齊一其人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但巧
多拜請以畏事之也○王引之曰楊說非也繁讀爲敏讀杖體體謂便佞也臣道篇云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也上文云逢蒙
視謔要撓脰若廬屋妾卽此所謂巧敏拜請而畏事之也韓詩
外傳作特以巧敏拜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
愚事之是其明證矣

如此雖得免禍亦不足以爲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言也。王念孫曰呂本以下有爲字乃涉注文而衍盧本亦沿其誤錢本無爲字是也道出也言此事人之術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由也楊注失之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王說改從錢本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

齊整也節奏禮之節文

也謂上下皆有禮也

百事齊於官百事皆有法度

庶齊於下

自平政

故民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

致極也極願來附也○王念孫曰外傳作遠者願至亦於

齊一義爲

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矣之

名聲如日暴火炎赫也

威強

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

先謙案宋台州本作麾

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譬

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

烏獲秦之力人舉千鈞者焦僥短人長三尺者搏鬪也

故曰事

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此之謂也

荀子卷第六